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齋要卷五千三百七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宋 端明 殿學士 宋 祁 撰

傳第九十二

白裴崔韋二李皇甫王

白志貞者本名琇珪故太原史也事節度使李光弼
硜硜自力有智數光弼善之使與帳下議代宗素聞及光
弼卒擢累司農卿在官十年德宗以為敏遂倚腹心進

授神策軍使賜今名有所建白善窺億帝指故言無不從從狩奉天以為行在都知兵馬使懼李懷光暴其惡乃與趙贊盧杞等抑懷光不使朝懷光反論斥其姦貶恩州司馬贊播州司馬稍徙閬州別駕貞元二年起為果州刺史宰相李勉固諫不許明年拜浙西觀察使死于官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乾元末為汜水尉賊陷東都去客江夏華州刺史董晉表署判官稍遷太常博士盧杞秉

政引為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崔造表知東都度
支院召為祠部郎中不待命輒還集賢院宰相張延賞
疾其易出為昭應令與尉交訴所賦京兆尹鄭叔則右
尉而御史中丞竇參善延齡卒逐尹德宗用參輔政即
擢延齡司農少卿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
計乃廣鈎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
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
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贖

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
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
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於財
用無所加也俄以戶部侍郎為真又請以京兆苗錢市
草千萬俾民輸諸苑宰相陸贄等以為非是不從京右
偏故有藿葦地數頃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陂芍數
百頃願以為內廩牧地水甘草薦與苑廩等帝信之以
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慙帝不

責也京兆積歲和市不得直尹李充請之官延齡誣其
妄反令還輸號曰底折錢嘗請斂財以實府帝曰安得
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務殷官且
有缺者比兵興戶不半在今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
闕不即補收其稟以實帑簿它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
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
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
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

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君之庖厨陛下奉宗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予四夷用十一為有羸陛下所御饗餼簡儉以所餘為百官稟料殮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為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不乏況一棟哉帝頷曰人未嘗為朕言之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十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

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贄
為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為排媚
愈益厚延齡贄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句獲乾隱
二十萬緡請舍別庫為羨餘供天子私費故上之興作
廣宣索多矣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獻逮
捕匠徒迫脅就功號曰敕索弗讎其直名曰和雇弗與
之庸又度支出納與太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見物月
計符按覆覈有御史以監董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

乃言培糞土得銀十三萬兩它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
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敕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
縱之不為治此乃侵削兆民為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
中橫斂多積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會鹽
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鈺皆指延齡專以儉
偽罔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時大旱人情愁
惴延齡言贄等失權怨望顯言歲饑民流度支糧芻乏
以激怒衆士它日帝畋苑中而神策軍訴度支不賦廩

芻者天子惑延齡言乃下詔斥逐贄等朝廷震恐延齡
又捕充所善吏張忠榜掠之誣充沒官錢五十萬緡以
餌結權幸令妻以犢車載金餉贄忠具獄其母投訴光
順門廐有詔御史審劾一夕得狀乃釋忠延齡不得逞
復奏充妄用京兆錢穀願下有司比句以比部郎中崔
元翰欲釋憾於贄也賴刑部侍郎奚陟辨治充等得不
寃延齡資苛刻又劫于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
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

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嫚罵邇臣時人側目屬疾卧第載度支官物輸之家無敢言帝念之使者日三輩徃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安唯帝悼不已冊贈太子太傅上柱國永貞初度支建言延齡曩列別庫分藏正物無實益而有吏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元和中有司謚曰繆

崔損字至無系本博陵大厯間中進士博學宏辭補校

書郎咸陽尉避親改大理評事累勞至右諫議大夫于
時宰相趙憬卒盧邁屬疾裴延齡素善損薦之德宗貞
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中書虛位十
日議者謂選有德及用損中外悵失而損性齷齪能自
將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踰年進門下侍郎
嘗以疾卧家久賜絹三百為醫藥費損無卓卓稱于人
者而歷二省華要至宰相母殯而不葬亦不展殯女兄
為尼没不臨喪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損以便柔遜愿

中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持祿然憐遇彌渥
卒贈太子太傅謚曰靖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工部侍郎述從子也少警悟工為
詩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去為道士不終更為浮屠已
而復冠浙西韓滉表試校書郎進至四門博士貞元十
二年德宗誕日詔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
中許孟容與渠牟及佛老二師並對麟德殿質問大趣
渠牟有口辯雖於三家未究解然答問鋒生帝聽之意

動遷祕書郎進詩七百言未浹旬擢右補闕內供奉始
同列易之後數遣中人專召渠牟繇是皆屬目歲中至
諫議大夫大抵延英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
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渠牟為人佻躁志向
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特用儉巧中帝意非有嘉謨正
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贄免帝躬攬庶政不復委權于下
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至守宰御史皆自推簡然處
深宮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

渠牟等其權侷人主延齡實皆姦虐紹無所建明渠牟
後出望最輕張恩勢以動天下召崔牟于茅山起鄭隨
布衣至補闕引醴泉令馮伉為給事中太子侍讀帝既
偏于任聽士之浮競甘進者爭出其門赫然勢焰可炙
再擢太常卿卒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謚曰忠所論著
甚多傳于時

李齊運者蔣王暉孫始補寧王府東閣祭酒擢累監察
御史復辟江淮都統李暄府由工部郎中為長安令政

頗修辦宗正少卿李瀚從子有所訟齊運於瀚為卑行而不禮訟者瀚怒辱諸朝齊運以聞代宗貶瀚由是稍擢京兆少尹出為河中尹晉絳慈隰觀察使德宗出狩李懷光還兵奔難晝夜馳及河中士罷困乃休三日齊運悉所賦勞軍牛酒豐甘人人喜悅及懷光反還守河中齊運棄城走詔拜京兆尹時李晟壁渭橋齊運發民築城保督芻粟以餉晟賊平頗有助萬年丞源邃不事齊運怒粹辱之死於廷邃家告寃御史大夫崔縱請窮

治帝不許御史聯章深劾齊運訴于帝言為朋黨所擠
天子使宰相諭諫官御史後毋得羣署章以劾然卒不
直遂寃久之大蝗旱齊運不能政乃以韓洄代之改宗
正卿閑廢宮苑使進至禮部尚書宰相內殿對已齊運
常次進帝與參決大事既無學暗于大體第以甘言阿
匱而已常薦李錡為浙西受賂數十萬又薦李詞為湖
州刺史人告其贓帝置不問齊運卧疾滿歲不能謁每
除吏往往遣使即家咨逮晚以妾為妻具冕服行禮士

人蚩之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以蔭仕嗣曹王臯辟署江西府判官遷蘄州刺史臯節度山南東道復從之臯卒實知後務刻薄軍費士怨怒欲殺之夜縋亡歸京師累進司農卿擢拜京兆尹封嗣道王怙寵而愎不循法度貞元二十年旱關輔饑實方務聚斂以結恩民訢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歲雖旱不害有秋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撤舍鬻苗輸于官優人成輔端為俳語

諷帝實怒奏賤工謗國帝為殺之或言古者瞽誦箴諫

雖詆諧託諭何誅焉帝悔然不罪實故事京兆避臺官

實嘗與御史王播遇而騶唱爭道播鉤責從者實怒奏

播為三原令廷辱之惡萬年令李衆誣逐虔州司馬以

所善虞部員外郎房啓代之其怙權作威若此公卿為

讒短遷斥者甚衆專情瞽色見顏間權德輿為禮部而

實私薦士二十人迫語曰應用此第不爾君且外遷德

輿雖拒之然常憚其誣吏部每奏科目頗嚴密以杜請

託實公詣曹劫請趙宗儒無所畏詔書蠲人逋租實格
詔固斂畿民大困官吏皆被榜罰培取二十萬緡吏乞
貸毫釐輒死按之無罪者猥曰死亦非枉復殺之專以
殘忍為政順宗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十人于府貶通
州長史市人爭懷瓦石邀劫之實懼夜遁去長安中相
賀以赦令內移死虢州

皇甫鏞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為監察
御史居喪游處不度下除詹事府司直久之遷吏部員

外郎典南曹鈐制吏姦稍知名進郎中遷累司農卿判

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鑄裒會嚴亟

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鑄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句剝為

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

表罷政事極論鑄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

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削地程權

赴闕韓弘輿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

心也若相鑄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
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鑄與程昇
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瓘為與援
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為朋黨不內其言鑄乃益
以巧媚自固建損內外官稟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
詔書乃止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鑄貴售之以給
邊兵故繒陳綵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
聞鑄指所著鞞曰此內庫所出牢鞞可服彼言不可用

詐也帝信之鑄銜度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擠之出度
太原又以崔羣有天下重望勁正敢言後議帝號鑄乃
譖羣抑損徽稱帝怒逐羣湖南鑄罷度支進門下侍郎
平章事嘗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
通為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姦妄始聽政集
羣臣於月華門貶鑄崖州司戶參軍死其所泌者本楊
仁晝也習方伎道古薦于鑄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為
不死者因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求采

之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固爭以為列聖亦

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

何愛哉後不敢言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間鞭笞苛急歲

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鑄與道

古營解乃復待詔翰林帝餌泌藥寢躁怒不常宦侍懼

以弑崩大通自言百五十歲鑄敗與泌皆誅初吏責泌

妄答曰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無它異鑄之貶前坊

州刺史班肅以嘗僚獨餞於野朝廷義之擢為司封員

外郎

鑄弟鏞字蘇卿第進士鑄為相時任河南少尹見權寵
太盛每極言之鑄不悅乃求分司為太子右庶子鑄敗
朝廷賢之授國子祭酒開成初以太子少保卒鏞能屬
文工詩為人寡言正色衣冠甚偉不屑世務所交皆知
名士著書數十篇

王播字明敷其先太原人父恕為揚州倉曹參軍遂家
焉播貞元中與弟炎起皆有名竝擢進士而播起舉賢

良方正異等補蓋屋尉以善治獄御史中丞李汶薦為
監察御史雲陽丞源咸季坐昧免賂有司復得調播劾
解其官歷侍御史李實為京兆尹與播遇諸衢故事尹
當避道揖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為三原令
將折之播受命趨府謝如禮邑中豪彊犯法未嘗輒貸
歲終課最實重其才更薦之德宗將擢以要近會母喪
解還除駕部員外郎長安令于頔奴客與民盜馬吏繫
民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遷工部郎中知御史雜事刺

舉不阿有能稱關中饑諸鎮或閉糴播以為言三輔不
乏歷虢州刺史李巽領鹽鐵奏以副已擢御史中丞歲
終改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入屬鞬佩劍姦人冒
之以剽劫又勳戚家馳獵近郊播請一切呵止盜賊不
能隱皆走出境憲宗以為能進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
轉運使是時天下多故大理議讞科條叢繁播悉置格
律坐隅商處重輕剖決如流吏不能竄其私帝討淮西
也切於饋餉播引程异自副异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

江淮裒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超拜禮部尚書稍以貨賄結宦要中外以為言播薦皇甫鏘及鏘用事更忌播而以异代使播罷守本官久之檢校戶部尚書為劔南西川節度使穆宗立逐鏘播求還長慶初召為刑部尚書復領鹽鐵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權幸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厭乃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為淮南節度使仍領使職不肯易印詔聽自隨是時南

方旱歉人相食播掇斂不少哀民皆怨之然後七里港
以便漕引後賴其利敬宗即位即拜檢校司空以王涯
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
之天子有意復用播於是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
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
李景讓薛廷老等見延英言播傾邪關通帝左右狀帝
冲闇不內其言遂復領使天下公議益不與文宗立就
進檢校司徒太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累封太

原郡公時韋處厚當國以獻替自任天子嚮之播專以錢穀進不甚與事居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尉諡曰敬播少孤貧自刻苦至成立居官以彊濟稱天性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為樂所署吏苟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雅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再領鹽鐵嗜權利不復初操重賦取以正額月進為羨餘歲百萬緡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盃數千綾四十萬遂再得相云

起字舉之釋褐校書郎補藍田尉李吉甫辟為淮南掌書記以殿中侍御史入兼集賢殿直學士元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畋游事歲中考第一錢徽坐貢舉失實貶詔起覆核起建言以所試送宰相閱可否然後付有司詔可議者謂起為失職拜禮部侍郎李宥叛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定其亂賜金紫拜河南尹進吏部侍郎方播以僕射居相避選曹改兵部為集賢殿學士拜陝虢觀察使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

誅賊抵罪起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不報
入拜尚書左丞以戶部尚書判度支靈武邠寧多曠土
奏為營田以省餽輓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
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
勢不從寘于法繇是厔積咸出民賴以生召授兵部尚
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濱漢塘堰
聯屬吏弗完治起至部先修復與民約為水令遂無凶
年李訓為宰相起門生也欲引與共政即加銀青光祿

大夫復以兵部尚書召判戶部訓敗起素長厚人不以
訓諉之止罷其判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上文好古學
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逮時政因積
雨願寬逐臣過惡又短鮑叔終身不忘人過以解帝錮
人意俄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畫象
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又使廣五位圖俾太子
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改太子少
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為僮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

知之詔月益仙韶院錢三十萬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

耻也起賴其入不克讓武宗立為章陵鹵簿使東都留
守召為吏部尚書判太常卿帝患選士不得才特命起
典貢舉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皆知名者
人伏其鑒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
夙儒兼宰相秩前世所罕入辭帝勞曰宰相無內外公
國者老朕有闕當以聞宴賜備厚宣宗初檢校司空以
疾願代不許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曰文懿喪還命使

者弔其家葬及祥亦如之起性友悌播喪哀戚加於人嗜學非寢食不輒廢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也莊恪太子薨詔為哀冊詞情悽惋當世稱之帝嘗以疑事令使者口質起具膀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宣它撰集亦多炎終太常博士子鐸錄自有傳起子龜式

龜字大年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胄氣常以光福第賓客多更住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父至

河中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郎君谷未始以人

事自嬰武宗雅知之以左拾遺召入謝自陳病不任職
詔許終父喪召為右補闕再擢屯田員外郎稱疾去崔
與觀察宣歙表為副龜樂宛陵山水故從之入為祠部
郎中史館修撰咸通中知制誥鐸為相改太常少卿同
州刺史牙將白約素暴橫嘗譁言月稟薄以動士心為
亂龜捕殺之人皆震慄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惠
政人聞其至歡迎之卒贈工部尚書子羗力學有文辭

以鐸當國不貢進士終右司員外郎

式以廕為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累遷殿中侍御史少節儉巧于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融劾之出為江陵少尹大中中為晉州刺史飾郵傳器用畢給會河曲大歉民流徙佗州不納獨式勞卹之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饑將入寇汾澮聞式嚴備不敢道境報其種落曰晉州刺史當避之以善最稱徙安南都護故都護田早作木柵歲率緡錢既不時完而所責益急式取一

年賦市芍木豎周十二里罷歲賦外率以紓齊人浚壕
繚柵外植刺竹寇不可冒後蠻兵入掠錦田步式使譯
者開諭一昔去謝曰我自縛叛獠非為寇也忠武戍卒
服短後褐以黃冒首南方號黃頭軍天下銳卒也初交
趾數有變懼式威不自安諱曰黃頭軍將度海襲我矣
相率夜圍城合譟請都護北歸我當抗黃頭軍式徐被
甲引家僮乘城責讓矢檣交發叛者走翌日盡捕斬之
初容管災歉不歲貢式始上輸大犒宴軍中歸質外蕃

而占城真臘慕義悉入獻亦還所掠王民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祇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詔可因至京師懿宗問方略對曰第假臣兵寇不足平也左右宦要皆曰兵衆則餽多當惜天下費式奏盜若猖狂天誅不亟決東南征賦闕矣寧得以億萬計之乎兵多則功速費寡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兵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福里第麾幟皆東靡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乃閱所部得吐蕃回

鷓遷隸數百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諸兒為向
導擄甫斬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魚鹽
之利慈溪民陳城冒名仕至縣令皆豪縱州不能制式
曰甫竊發不足畏若澤城乃巨猾也窮治其姦皆榜死
咸通三年徐州銀刀軍亂以式檢校工部尚書徙武寧
節度使詔許滑兵自隨視事三日悉以計誅亂兵會詔
降武寧為團練罷歸終左金吾大將軍

贊曰裴延齡引經誼惑其主以不忠為忠德宗倚延齡

韋渠牟等商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君臣回沈
可不戒哉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鏗以聚斂取宰相夫
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功烏足勝任哉中興之不
終有為而然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考證

王起傳炎子鐸鐸自有傳○臣酉按宰相世系表以鐸

為炎子以鐸為起子與傳異

起子龜式○舊書以式為播子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五千三百八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六十八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九十三

韋王陸劉柳程

韋執誼京兆舊族也幼有才及進士第對策異等授右
拾遺年踰冠入翰林為學士便敏側媚得幸於德宗使
豫詩歌屬和被詔稱旨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寵任相埒

出入備顧問帝誕日皇太子獻畫浮屠象帝使執誼贊
之太子賜以帛詔執誼到東宮謝太子卒見無所藉言
者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才也執誼繇是與叔文善以
母喪解終喪為吏部郎中數召至禁中補闕張正一以
上書召見所善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
洞徃賀之或謂執誼曰彼將論君與叔文鈎黨事執誼
卽白成季等朋比有所窺望帝詔金吾伺得相過食飲
狀悉逐出之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擢執誼

為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與王伾居中竊
命欲執誼据以奉行因用迷奪朝權執誼既為所引然
外迫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時異論相可否而
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濟國家事爾叔文數為所
梗遂詬怒反成仇怨及憲宗受內禪流叔文伍分北支
黨貶執誼為崖州司戶參軍帝以宰相杜黃裳之壻故
最後貶執誼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尚在位而臨事奄
奄無氣聞人足聲輒悸動至于敗始未顯時不喜人言

嶺南州縣既為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徹去及為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為不祥惡之果貶死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頗讀書班班言治道德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侍讀因論政及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趣贊叔文獨嘿然既罷太子曰向君無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視膳問安無與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間之謂殿下收厭羣

情則安解乎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繇是重之宮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淺中浮表遂肆言不疑曰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它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諧附之若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昇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為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秘外莫得其端彊藩劇帥或陰相賂遺以自結順宗立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以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群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王伾密語諸黃門陞

下素厚叔文卽繇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
大抵叔文因伍伍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伍主
傳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執誼作詔文施行焉時
景儉居親喪温使吐蕃惟質泰諫準畢宗元禹錫等倡
譽之以為伊周管葛復出憫然謂天下無人叔文每言
錢穀者國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乃白用杜佑領度
支鹽鐵使已副之實專其政不淹時遷戶部侍郎宦人
俱文珍忌其權罷叔文學士詔出駭悵曰吾當數至此

議事不然無繇入禁中伾復力請乃聽三五日一至翰林然不得舊職矣在省不事所職日引其黨謀取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朝為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泰為司馬副之於是諸將移書中尉告且去宦人始悟奪其權大怒曰吾屬必死其手乃諭諸鎮慎毋以兵屬人希朝泰到奉天諸將不至乃還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忠言文珍等皆在裒金以餉因揚言曰天子適射兔苑中跨鞍若飛敢異議者斬又自陳親疾病

以身任國大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請急宜聽然向之悉心戮力難易亡所避報天子異知爾今一去此則百謗至孰為吾助者又言羊士諤毀短我我將杖殺之而執誼懦不果劉闢來為韋臯求三川吾生平不識闢便欲前執吾手非凶人邪掃木場將斬之而執誼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恨又陳領度支所以興利去害者為已勞文珍隨語詰折叔文不得對左右竊語曰毋死已腐方留此將何為邪明日乃發喪執誼益不用其語

乃謀起復斬執誼與不附已者聞者恟懼廣陵王為太子群臣皆喜獨叔文有憂色誦杜甫諸葛祠詩以自況歔歔泣下太子已監國貶渝州司戶參軍明年誅死

王伾者杭州人始以書待詔翰林入太子宫侍書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待詔伾本鬪茸貌遜陋楚語無它大志帝褻寵之不如叔文任氣好言事為帝所禮至出處又不及伾之無間也叔文入止翰林而伾至柿林院見牛昭容等當其黨盛門皆若沸羹而伾尤通天下賕謝

日月不闕為巨賈裁竅以受珍使不可出則寢其上叔
文既居喪伍日請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為宰相且總北
軍不許又請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
乃一日三表皆不報憂悸行且卧至夕大呼曰吾疾作
輿歸第貶開州司馬死其所支黨皆逐惟質以前死免
擘者混族子有俊才以司封郎中貶饒州司馬終永州
刺史諫警敏嘗覽染署歲簿悉能言其尺寸所治一閱
籍終身不忘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州刺史準

字宗一有史學自翰林學士貶連州司馬死于貶秦字
安平有籌畫伍叔文所倚重能決大事以戶部郎中神
策行營節度司馬貶虔州司馬終湖州刺史

陸質字伯冲七代祖澄仕梁為名儒世居吳明春秋師
事趙匡匡師啖助質盡傳二家學陳少游鎮淮南表在
幕府薦之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
史質素善韋執誼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為
給事中憲宗為太子詔侍讀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

時執誼懼太子怒已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質伺間有所言太子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為寡人講學何可及它質惶懼出執誼未敗時質病甚太子已卽位為臨問加禮卒門人以質能文聖人書通于後世私共諡曰文通先生所著書甚多行于世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為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為監察御史素善韋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

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卽位朝廷大議祕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馮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為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卽日罷韓臯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為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

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僴僴禹錫謂屈原居沅

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

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

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

且困將澡濯用之會程昇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

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

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

謫九年等賦數篇又叙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

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瘡
癘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
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為
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它美莫
贖邪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
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
出為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為言播極遠猿狖
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

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為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

錫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

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史禹錫嘗

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

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

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

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

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

雍類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
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群臣起屠販故孝惠高
后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
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況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
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
其教今教頹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
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
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

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
脯時王孫林甫為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
明衣牲牢著為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
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
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
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隸州使增
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
饗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

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宰相裴度兼集賢殿大學士雅知禹錫薦為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為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服徙汝周二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禹錫恃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

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
嘗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會昌時加
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始疾病自為
子劉子傳稱漢景帝子勝封中山子孫為中山人七代
祖亮元魏冀州刺史遷洛陽為北部都昌人墳墓在洛
北山後其地陜不可依乃葬滎陽檀山原德宗棄天下
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奕得通籍因間言事積久衆未
知至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陰薦丞相杜

佑為度支鹽鐵使翊日自為副貴震一時叔文北海人
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
宗元以為信然三子者皆與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
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以為
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祕建桓立
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其自辨解大略如此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為中書令得
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

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

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

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為

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

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

叔文韋執誼二人者竒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

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

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

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
蕭俛詒書言情曰僕嚮者進當艱飢不安之勢平居閉
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
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
于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
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
媚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
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

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為新奇
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
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
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
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為罪居蠻夷中久慣
習炎毒昏眊重脰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
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
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今聽之恬

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
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
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
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易困卦
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
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為徒不
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
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

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
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
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
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
魂魄買土一廬為耕甿朝夕詞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
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
太平人矣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
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

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為志興堯舜孔子道利安元元
為務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艱
飢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今黨與
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尚何
敢更俟除棄廢痼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
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
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
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

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

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

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兀兀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

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

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

者慄慄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

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

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

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
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
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
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
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
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
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
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

破為世大僂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
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
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
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
分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
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
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
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

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
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
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
復召宣室兒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
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環偉博辯竒壯之士能自解脫今
以恇怯澁忍下才未伎又嬰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
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
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

秉筆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
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
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
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
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
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
姑遂少北益輕瘡癘就婚娶求胄嗣有可付託卽冥然
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

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為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
貞符曰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
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司馬相如
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公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
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
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
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
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卽叩頭邀臣

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
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卽具為書念終泯沒
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
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孰稱古初朴
蒙空伺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袂鬪怒振動專肆為
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揔揔而生林林而羣雪霜
風雷雨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
饑渴牝牡之欲敲其內於是乃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

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
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彊有力
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
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游
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
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
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
率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

匪極亂而後稍可為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叙書於堯
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於帝
於湯曰克寬克仁章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
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祆淫囂
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
火之鳥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其可羞也莫知本於厥
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瘼煦寒以瘳以
熙茲其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

號休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脅毆縱踴俾東
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

效卒奮鷲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
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尤亂鉤裂厥符不貞邦
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
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垓以為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
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
霖雨濬滌盪沃蒸為清氛䟽為冷風人乃溍然休然相

晞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斲屠剔膏流節離之禍
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圻
抵擣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
懌用抵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麾
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
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灑灑和寧
帝庸威栗惟人之為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
為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

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孳愷悌祇敬用底于
治凡其所欲不謂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
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
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
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
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為貞符哉
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
穀昌以雉雒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

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
紹明濬深鴻龐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
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謚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
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
事其詩曰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
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燠于嬰濤炎以澣勃厥凶德乃毆
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
藏厚我糗粃刑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

十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已拱之戴之神其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鈞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宗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往各作賦自儆曰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

求處卑污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余學而觀古今
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為可考兮追駁步而遐游絜誠
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
禹之為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
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
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
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
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訐謨以

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明信乎策書兮謂耿然而不
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
兮專茲道以為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
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
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
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兮鼎
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
宜夫重仍乎禍謫旣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

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麇鹿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
泝湘流之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遘日霾
曠以昧幽兮黝雲涌而上屯暮屑窅以淫雨兮聽嗷嗷
之哀猿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
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巖奔以紆委兮東洶涌之崩
湍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汨乎淪連際窮冬而止居兮
羈纍禁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
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為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賀賀

而自持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
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
為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輒軻曩余志之脩騫兮今
何為此戾也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
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
際也御長轅之無撓兮行九折之峩峩却驚棹以橫江
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
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

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徃便為母子永決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傭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

世號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逐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程昇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再補鄭尉精吏治為叔文所引繇監察御史為鹽鐵揚子院留後叔文敗貶郴州司馬李巽領鹽鐵薦昇心計可任請

拔擢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為揚子留後稍遷淮南等道

兩稅使异起退廢能厲已竭節悉矯革征利舊弊入遷

累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方討蔡异使江表調財用因

行諭諸帥府以羨贏貢故异所至不剝下不加斂經用

以饒遂兼御史大夫為鹽鐵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鹽鐵异以錢穀奮而至宰

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秉筆明年西北軍政不治

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會卒贈尚書左

僕射諡曰恭身歿官第無留貲世重其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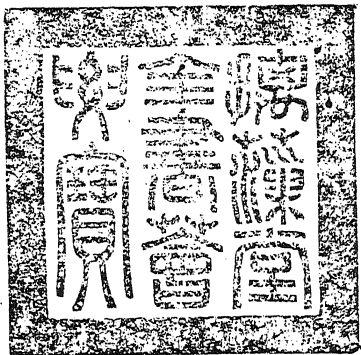
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
為盜無以異宗元等撓節從之徼幸一時貪帝病昏抑
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債而不復
宜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為明卿才大夫惜
哉

唐書卷一百六十八

謹案卷一百六十七第二頁前三行京兆尹鄭叔
則右尉刊本右作佑今改

卷一百六十八第十三頁後三行猶足蒸出芝菌
刊本菌訛茵據柳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懋大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九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六十九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傳第九十四

杜裴李韋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



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狠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為侍御史為裴延齡所惡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韋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壻韋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即拂衣出皇太子總軍國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於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憚佞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俄而劉闢叛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生事唯黃裳固勸不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雍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雍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方鎮選不

出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
朕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云云
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
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
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嗤前
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
士傳食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
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

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為豈必尅神疲體勞耳目之察
然後為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翦齊滅
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
裳啓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
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贈司徒
謚曰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性雅澹未始忤物
初不為執誼所禮及敗悉力營救既死表還其柩葬焉
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終不怒謹然除吏不甚別

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處外
天下常所屬意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寧節度
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辭
服帝念舊功但流憑昭州原載不問載終太僕少卿
載弟勝字斌卿寶曆初擢進士第揚嗣復數薦材堪諫
官不為鄭覃所佑宣宗感章武舊事元和時大臣子若
孫在者多振拔之帝嘗問勝勝具道黃裳首建憲宗監
國議帝嘉歎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欲倚為宰

相及蕭鄴罷為中人沮毀而更用蔣伸以勝檢校禮部尚書出為天平節度使不得意卒

裴洎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洎校辭判研覈精密皆值才實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為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洎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惜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為我言之

均即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
得人坐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為戶
部侍郎帝罷均方直以為任公卿薄其過眷信彌厚吉
甫罷乃拜均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
大學士監修國史均始承旨翰林天子新翦蜀亂厲精
致治中外機筦均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既當
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降意順納吐突承璀
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承間欲有關說帝憚均誠使勿

言帝在殿中常呼均官而不名嶺南節度使揚於陵為
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官均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
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
光均劾其懦以李鄴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方帝屢削
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瓘每欲撓均權因探帝意自
請徃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均固爭以為從史
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武俊有功於
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之賞罰

不一沮勸廢矣帝依違不能決久之卒用承瓘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王師告病既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瓘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狀瓘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瓘乃為帝陳從史暴戾不君視承瓘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後無興師之勞帝初瞿然徐乃許之瓘請祕其計帝曰惟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瓘縛從史獻于朝因班師瓘奏承瓘首謀無功陛下雖誅法

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捨公估更實私直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均奏禁之一以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為上供自是起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均罷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

均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
遷及過謝均均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
前日進擬上固為疑休復大慙均為學士時引李絳崔
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
中丞皆踵躡為輔相號名臣自它選任罔不精明人無
異言士大夫不以均年少柄用為嫌故元和之治百度
修舉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
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痼乃罷為兵部尚書均之進李

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
之會均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均引疾解
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均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會卒不
加贈給事中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均始相
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為學士下為直學士餘
皆校理史館以登朝者為修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
遂著于令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
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均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

絳議斥武絳言均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武
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均明倚任方篤尚不免嫌疑以
信處位之難云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為湖南觀察使有名
于時藩少沈靖有檢局姿制閑美敏于學居父喪家本
饒財姻屬來弔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略
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杜
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為盜掠服

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
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
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
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
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
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
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
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

帝未之信亟追藩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
釋之拜祕書郎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當即用終不
詣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
慕藩名彊致之仲舒等為俳說度語相狎昵藩一見謝
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
憲宗為皇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為諂藩
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
累擢吏部郎中坐小累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制有

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
曰敕邪裴垍白憲宗謂藩有宰相罷會鄭絀罷因拜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為
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
禳之數藩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
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敕有司敬而不祈使
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
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安而福至帝悅曰

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
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
果為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
書門下曰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
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
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
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
已見帝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

臣為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為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寔釋明年為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貞簡藩材能不及常貫之裴均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云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後周柱國夔八世孫父肇大厯中為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為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祕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詣載誅除吏部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

謚曰貞貫之及進士第為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
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郝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
居貧噉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
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
之而進于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
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永貞時始為監察御史
舉其弟纁自代及為右補闕纁代為御史議者不謂之
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為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換左

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為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
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它官遷禮部員外郎新
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蔭子補齋郎貫之不
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為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為
之又劾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進
吏部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獨署奏出為
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之召為都官郎中知制誥進
中書舍人宰相裴均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

以進退決請乎均曰奉教事果見聽均因曰君異時當
位於此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
為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
相除安得重曰然為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
言改尚書右丞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
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
建中事乎始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
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為亂此非佗速於撲滅

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為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為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皇甫鏞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為請銀緋貫之曰宿姦佞吾等縱不能斥

柰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陰構之又與度論兵帝
前議頗駁故罷為吏部侍郎於是翰林學士左拾遺郭
求上疏申理詔免求學士出貫之為湖南觀察使不三
日韋顓李正辭薛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坐與貫之厚
善悉貶為州刺史顓正辭處厚皆清正以鉤黨去由是
中外始大惡宿時國用不足遣鹽鐵副使程昇督諸道
賦租昇諷州縣厚斂以獻貫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
昇意因取屬內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

都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
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後更謚曰文貫之沈厚寡言
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為偽辭以悅人為右丞時內僧
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居輔相
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縑
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生平未嘗通饋
遺故家無羨財

子澳字子裴第進士復擢宏辭方靜寡欲十年不肯調

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温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已温
歸以告澳不答温曰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澳曰然恐無
呈身御史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
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眙澳曰爵賞刑罰人主
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衽廟
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擢
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歲中知制誥召為翰林學士累
遷兵部侍郎進學士承旨與蕭寘皆為宣宗禮遇每兩

人直必偕召問政得失嘗夜被旨草詔書事有不安者
即遷延須見帝開陳可否未嘗不順納一日召入屏左
右問曰朕於敕使何如澳陳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搖首
曰未也策安出澳倉卒答曰若謀之外廷則大和事可
用追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
黃至綠自綠至緋猶可衣紫即合為一矣澳愧汗不能
對乃罷改京兆尹帝舅鄭光主璽吏豪肆積年不輸官
賦澳逮繫之它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

寘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
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
后為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跡會戶部闕判使帝以問
澳澳三不對帝曰任卿可乎曰臣老矣力疲氣耗煩劇
非所任者帝默不樂出謂其甥柳玘曰吾本不為宰相
知上便委以使務脫謂吾佗岐而得卒無以自白今時
事寔惡皆吾輩貪爵位致然未幾授河陽節度使入辭
帝曰卿自便而遠我非我去卿懿宗立徙平盧軍入為

吏部侍郎復出為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悅坐
吏部時史盜簿書為姦貶祕書監分司東都就遷河南
尹辭疾不拜旬歸樊川逾年以吏部侍郎召不起卒贈
戶部尚書謚曰貞澳在河陽累年宣宗遣使至魏博道
出澳所帝以簿紙手作詔賜澳曰密飭裝秋當見卿蓋
將以為相也因問輔養術澳具言金石非可御方士怪
妄宜斥遠之其八月帝崩不果相為學士時帝嘗曰朕
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為朕撰一書澳

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紬次題為處分語後鄧州刺史薛弘宗中謝帝敕戒州事人人驚服

綬貫之兄舉孝廉又貢進士禮部侍郎潘炎將以為舉首綬以其友楊凝親老故讓之不對策輒去凝遂及第後擢明經辟東都幕府德宗時以左補闕為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常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絀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襜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每入直踰月不得休以母老屢乞解職每請帝

輒不悅出入八年而性謹畏甚晚乃感心疾罷還第不
極於用九月九日帝為黃菊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
綬即遣使持往綬遽奉和附使進帝曰為文不已豈頤
養邪敕自今勿復爾終左散騎常侍弟纁有精識為士
林罷許兄弟皆名重當時綬子溫

溫字弘育方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
拔萃高等補咸陽尉父愕然疑假權謁進召而試諸廷
文就無留思喜曰兒無愧矣入為監察御史以臺制苛

嚴不可以省養不拜換著作郎既謝輒解歸侍親疾調

適湯劑彌二十年衣不弛帶既居喪毀瘠不支服除李

逢吉辟置宣武府頻遷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搆罪不

測溫倡曰丞相操履有初不宜反乃姦人陷之吾等豈

避雷霆使上蒙霧咎邪率同舍伏閤切爭由是益知名

太和五年太廟室漏罅詔宗正將作營治不時畢文宗

怒責卿李銳監王堪奪其稟自救中人葺之溫諫吏舉

其職國以治事歸於正法以修夫設制度立官司度經

費則宗廟最重也比詔下閱月有司弛墮不力正可黜
慢官懲不恪擇可任者繕完之則吏舉職事歸正矣今
慢吏奪稟而易以中人是許百司公廢職以宗廟之重
為陛下所私臣竊惜之請還將作則官修業矣帝乃罷
官人會羣臣請上尊號温固諫今河南水江淮旱歎京
師雪積五尺老稚凍仆此非崇飾虛名時帝順納乃謝
羣臣改侍御史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言雅為
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鄭注節度鳳

翔表為副溫曰拒則遠黜從之禍不測吾焉能為注起邪注誅由考功員外郎拜諫議大夫未幾為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廷積憂畏病廢故誠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邪禮部侍郎崔蠡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為孝帝意釋換知制誥引疾徙太常少卿宰相李固言薦溫給事中帝曰溫素避事肯為我論駁乎須太子長以為賓客久之卒為給事中初兼莊恪太子侍讀晨詣宮日中見太子諫曰殿下盛年宜雞鳴蚤作問

安天子如文王故事太子不悅辭侍讀見聽王晏平罷

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鎧仗自隨貶康州司戶參軍厚賂

賈近浹日改撫州司馬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溫悉

封上詔書太子得罪詔諭羣臣溫曰陛下訓之不早非

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遷尚書右丞鹽鐵推官姚勗按

大獄帝以為能擢職方員外郎將趨省溫使戶止即上

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命中人諭送溫執議不移

詔改勗檢校禮部郎中帝問故於楊嗣復對曰勗名臣

後治行無疵若吏材幹而不入清選佗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帝素重溫出為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辦武宗立擢吏部侍郎李德裕欲引同輔政溫苦言李漢可釋德裕悵然出宣歙觀察使池民訟刺史劾無狀榜殺之威行部中既疾召親屬賦綬詩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矣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謚曰孝溫性剛峻人望見無敢

戲慢者與楊嗣復李珣善嘗勸與李德裕平故憾二人
不從及皆謫温歎曰用吾言孰至是邪一女歸薛蒙女
工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于世温少合所善惟蕭祐

祐者字祐之夷澹君子也少貧窶隱居以孝養聞司農
卿李實督官租祐居喪未及輸召至將責之會有賜與
倩祐為奏實稱善即薦於朝終制以處士拜左拾遺累
遷諫議大夫終桂州觀察使贈右散騎常侍精畫及書
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藝然不以塵事自蒙故

溫號山林友云

贊曰杜黃裳善謀裴洵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實
皆足穆天緯經國體揆衰奮王留攘四方憲宗中興寧
不謂得人而致然邪昔子貢孔堂高弟而貨殖韓安國
漢名宰而資貪黃裳亦以受餉見疵至於忠烈堯然則
不可掩已

唐書卷一百六十九